



朱子大全私抄卷之七

臨海後學王宗沐次

序

論語纂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兄立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賢者寡矣因爲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殺亂之中以爲一

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繆於聖人亦難矣蓋
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
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
有^不免乎此者况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
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
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
如此所以爲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
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以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
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

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
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
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爲甚
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
明子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
人者不易焉

論語要義目錄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齊論語二十二篇
魏何晏等集漢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
爲之注本朝至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

皇甫侂疏約而修之以爲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
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經術始置學官以
幸學者而時相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
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
之士蓋有知其非是而傲然不爲之下者顧其所以
爲說又未能卓然不叛於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貉
而適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
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爲務
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
時受其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

訪師友以爲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
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
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其餘或引據精密或
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於聖人之微
意則非程氏之儔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一
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
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
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
有不可略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
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捨必將有以自得於

此本既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之說與夫近世出入離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能為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是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乎是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因取凡要義名氏大槩具列如左而序其意云

論語訓蒙口義序

予既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為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為說本非為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略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

編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為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略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為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承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二十餘年材資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掇先儒有所取捨度

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耳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而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去聲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為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躡之以為近且卑也聖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而為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而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

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今裁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為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

送陳宗之序

建陽陳君宗之一日過熹而言曰萬年之曾大父起諸生事仁宗皇帝得執法殿中當是時天子春秋高儲兩未建二三大臣以為憂而議之未能得堅決也殿中君一旦沐浴抗疏極言未報而以暴卒聞於是古靈陳公為誌其墓其後丞相溫國文正公又以言之於朝今以二公之言及其疏考之知其以死諫無

疑也而朝廷每修嘉祐定策之功大者銘鼎彝彝小者
登竹帛顧殿中君獨不與焉萬年不肖誠不勝其憤
懣嘗具其事以聞於朝章幸已下而任事者莫或哀
之今將復進而有言且病其不能遂也子以是爲如
何哉熹謹對曰先祖有善而子孫弗能知是不明也
然而弗能暴白以傳於後是不仁也然則子之爲是
汲汲亦其宜也雖然予竊聞之古之君子思所以顯
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
諸己不務其外而務其內若殿中君之節誠高矣然
其所以傳世而垂後者豈獨以一朝慷慨死職爲諒

哉予嘗得其平生之遺文伏而讀之其言之粹皆可
講而思也其行之純皆可則而象也以吾子之才之
志而用其力於此不以貴乎已而聞於人者亂焉久
之而弗渝也是亦殿中君而已矣於以立身揚名而
顯其親豈不有餘地乎不此之圖顧乃捐書廢業觸
犯寒暑僕僕焉奔走塵埃之中而曰吾將以暴白吾
祖之德善而求聞於後世爲計無乃下乎雖然宗之
行矣以殿中君之忠吾子之孝而任事者曾不以動
其心則世之所可願者無復有以動其心矣方今朝
廷清明者俊在服子之所病殆其不然吾知子之行

也其必有以藉手而歸以拜殿中君之墓矣抑吾前
所道古之君子所以顯其親云者亦豈遽爲無所用
之空言哉或者宗之終有意焉則亦庶乎其猶可及
也既以是對於其行又書以贈之詩曰維其有之是
以似之予於宗之蓋不能無望焉耳隆興二年夏六
月壬午新安朱熹序

戊午讜議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
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
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

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耳然則其有君父不
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
而求爲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
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
爲之說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
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
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
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
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
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

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
 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
 至於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
 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以什八詞嚴義正讀之凜然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
 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
 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
 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
 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官長
 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

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
 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
 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
 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
 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
 士大夫徂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
 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亡讐忍辱為事理之當
 然主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
 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
 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

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讐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

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柰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

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
未能復振已墮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
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疆之勢也今南北再懽中
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讐者固已無所
復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履所叙
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自此始也
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
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
儻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區所敢
望也

送張仲隆序

士大夫徇於宴安無事而不爲經世有用之學者幾
年于茲矣屬者天子慨然發憤以恢復土疆報雪讐
耻爲已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實材而器使之夙
寤晨興當食屢歎於是天下之士祇承德意始復相
與刮摩淬厲務精其能以待選擇蓋自堂廟侍從之
英下至芻布藁莠之賤奮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
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蓋人材之衆多且適
於實用未有若今日之盛而國勢之重輕疆弱視前
日亦既有分矣然予竊聞之當與陳同甫書治必以仁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

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固爲是迂闊亡用之
談以欺世眩俗而其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
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旣存乃克有制而
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者明於天下則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
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
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
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
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吾黨
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舉世晏然溺於無

事之時其爲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闢然競於有
事之際則反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試於百里則
善良懷其惠而姦盜攝其威退而間處則杜門讀書
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尚友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嘗
有嘆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
亦槩乎其有聞矣今天子聞其爲人且欲召而見之
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彊飯自愛平生之學從容爲
上一二言之明主且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
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乾道四年春二月
丙申新安朱熹序

語孟集義序 初曰精義後改名集義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蓋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

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克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

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旣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

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誦雖不敢辭至於明聖

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
幾焉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
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
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
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
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
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
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

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編蓋
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撮要而分注以
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
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
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
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
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彙
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
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
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

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中和舊說序

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耳自此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

氏書有與魯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第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虚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

行凍解水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
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
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
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盖不但名言之失而已
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
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
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棄新其弊乃至於
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
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盖所以深懲前日
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子之可戒而知所戒

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
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丁
酉朔新安朱熹仲晦云

記論性後
答藁後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
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
眾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之
言既以靜為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
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
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

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特酬對既不出此而它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

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為本體靜為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敬父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釋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髮一作息處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曰知覺不昧則復矣此雖未為有失而詞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其察之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為本

以仁配義則義為質乃無病耳此藁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因題其後以正其失云壬辰仲秋日書

送李伯諫序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為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為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道是以學

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為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為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修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蘄之學吾知其所以為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為矣然伯諫方且歛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為憂而辱顧於予以為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遊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

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
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閑靜一之中是
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
能默默因叙前說而并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別伯
諫行乎哉今而後聞蘄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
明乎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
之德之修之驗也夫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
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

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
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
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
諸儒雖或擎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
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
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
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
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
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于天下然明
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

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揚氏侯氏為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為編或頗雜出它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塾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為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

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

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歧於高毋駭於竒必沉潜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屢飲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為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眾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脉理之貫通也

又以簡帙重大分為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乾道癸卯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謹書

王梅溪文集序 代劉共父作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其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子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

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
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
也而其依阿澆恣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
蠹如鬼域狐蠹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
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
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
尤所謂絜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
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
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
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叅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

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
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
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
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
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
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
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
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
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耻爲已任其所言者
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

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成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朴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已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它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為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

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欽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為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敬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不

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
公為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
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歎歎一日出
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卷太
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
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
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
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
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
則以犯顏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內

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
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
爽之可畏者為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
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丞相李公奏議後序

此篇以執公忠憤意與先生相合故文字氣勢之雄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
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

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
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
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

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
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
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
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
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
敢以變異爲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
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
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
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
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

疑遂却疆虜然自重圍旣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
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
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
可以不憂則諛間蠶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
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脩政事攘夷
狄爲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
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
張所撫河北傳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
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
計然在位總七十餘日而又遭諛以去其在紹興因

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為非策懇扣反覆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化開闢卓犖竒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復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

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漭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荆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群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間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

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
然矣因次其說以附於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
福公之言云淳熙十年十月丙午旣望宣教郎直徽
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書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
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
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
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耳爰自國家南渡
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

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托於空
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
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
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
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
傳旣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
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
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
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
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

爭鄉往之入侍經帙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稿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早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

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邇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踈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特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

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感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徃徃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

向薊林文集後序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絃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

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遠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愚嘗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而於翰林居士向公之書竊有感也公之世家自丞相文簡公始以曠度絕識左右真宗而欽聖憲肅皇后遂以任妙之德母儀天下自是以來慶流宗支蟬聯赫奕不可稱數然逮公之仕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而國

家之變故艱危於是極矣觀其絕僭叛之音郵而縻其家族宣霸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孤城以抗彊虜百勝之鋒遏群盜橫流之勢身皆危於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忘讐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凜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為之於不可為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於人之國若公乃幸猶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

杜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光焉是以中年乞身以自放於江湖之上而學士大夫靡然咸服其高一觴一詠悠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夷閑曠之姿魁竒跌宕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有以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絕俗離世之難發與吐詞之工而然哉蓋必有其本矣始公之薨而五峯先生胡公實狀其行後十餘年而端明學士汪公始銘諸幽其於公之志行本末則旣詳矣又後二十餘年而公之季子大夫公乃以公之文集三十卷者屬熹使爲之序自惟晚出輒序公文而又列名二公之次

皆有非其分之所安者蓋嘗以是辭焉而弗獲也因竊叙其心之所感者如此以附書之左方後有君子得以考焉大夫名某少以公命受學南陽胡文定公之門今年七十有六謝事而老於家亦已十八年矣淳熙十二年春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金華潘公文集序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爲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闢升降浮沉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

以爲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容則嘗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獎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闇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說爲然蓋凡自古聖賢之言雜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爲歎及乎或

人之對則又直以有慾病根也之不得爲剛蓋專以是爲君子之德也嗚呼若故中書舍人金華潘公者其真孔子所謂未見者哉熹雖不幸而不及掃洒其門然讀其書而猶喜於有以得其所存之彷彿也蓋公自宣和初爲博士則已不肯託畧富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姦矣及爲館職又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桌唐恪不可用恐悞國事以是謫去曾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

之狀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而左遷以去其言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責詞直以揣摩詆訾為罪則其事固可知已紹興入為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為左史一日直前奏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之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宜仰思祖宗創業之難二帝蒙塵之久俯念生靈塗炭之苦土地侵削之多夙寤晨興不敢少置每行一事必先念此然後發之務以合於所謂大公至正之道而勿以一毫私意曲徇人情則天下庶有休息之期矣服喪還朝又以廷叱奏事官而忤旨

以去自是之後秦檜擅朝則公遂廢於家而不復起矣然公平生廉介自持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熺暴起昂貴勢傾內外亦未嘗與通問也常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儆飭生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以孝弟忠敬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為本其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而所

論汲長孺蓋寬饒之爲人充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
嗚呼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亡慾其真可謂剛毅而
近仁矣夫以三代之時聖人之世而夫子已嘆剛者
之不可見况於百世之下幸有如公者焉而不得少
伸其志以沒其條奏草藁有補於時可爲後法者又
以公自焚削而不復存其平生之言頗可見者獨有
賦詠筆札之餘數十百篇而已後之君子蓋將由此
以論公之世其可使之沒沒無傳而遂已乎公之兄
子今廣州使君時謂熹蓋序其書而傳之熹不敢當
而亦不得辭也於是三復其書而刻其梗槩附于書

首以告觀者且將時出而伏讀之以自厲焉公諱某
字義榮一字子賤自號默成居士集凡十有五卷廣
州字德鄰少學於公植志行身甚有家法數爲郡守
部使者愛民戢姦不憚大吏所至皆有風績云淳熙
丙午春三月己卯朔旦具位新安朱熹謹序

易學啓蒙序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
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其功
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
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

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旣望雲臺真逸手記

律呂新書序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揚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黷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違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

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三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

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据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而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

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
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
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
難讀而讀之者徃徃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
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
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己志者
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
被之管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
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
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倘及見之

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朔旦新
安朱熹序

雲龕李公文集序

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
於小而難於大此愚所以每竊有感於參知政事隴
西文敏李公之文而病世之所以知公者殊淺也蓋
自我宋之興百有餘年累聖相承專以文治而其盛
極於崇觀政宣之間一時學士大夫執簡秉筆爭以
文字相高其所以歌詠泰平藻飾治具者雜然並出
如金石互奏宮徵相宣未有能優劣之者而李公以

傑出之材雍容其間發大詔令草大牋奏富贍雄特
精能華妙愈出而愈無窮直將闡衆俊之口而奪之
氣斯已竒矣然使公之所立獨特此而無其實或徒
規規然務爲小廉曲謹以投世俗之耳目而其大者
無稱焉則亦何足以名於一世而垂無窮哉而公扈
蹕臨安適遭己酉三月五日之變當是之時一旦猝
然事出非意群公愕眙不知所以爲策公獨挺身赴
難神采毅然逆折兇渠喻以大義退而陰贊宰府爲
所以離貳逆黨尊復明辟之計者甚悉是以平賊之
功雖由外濟而高宗皇帝察公之忠首擢以爲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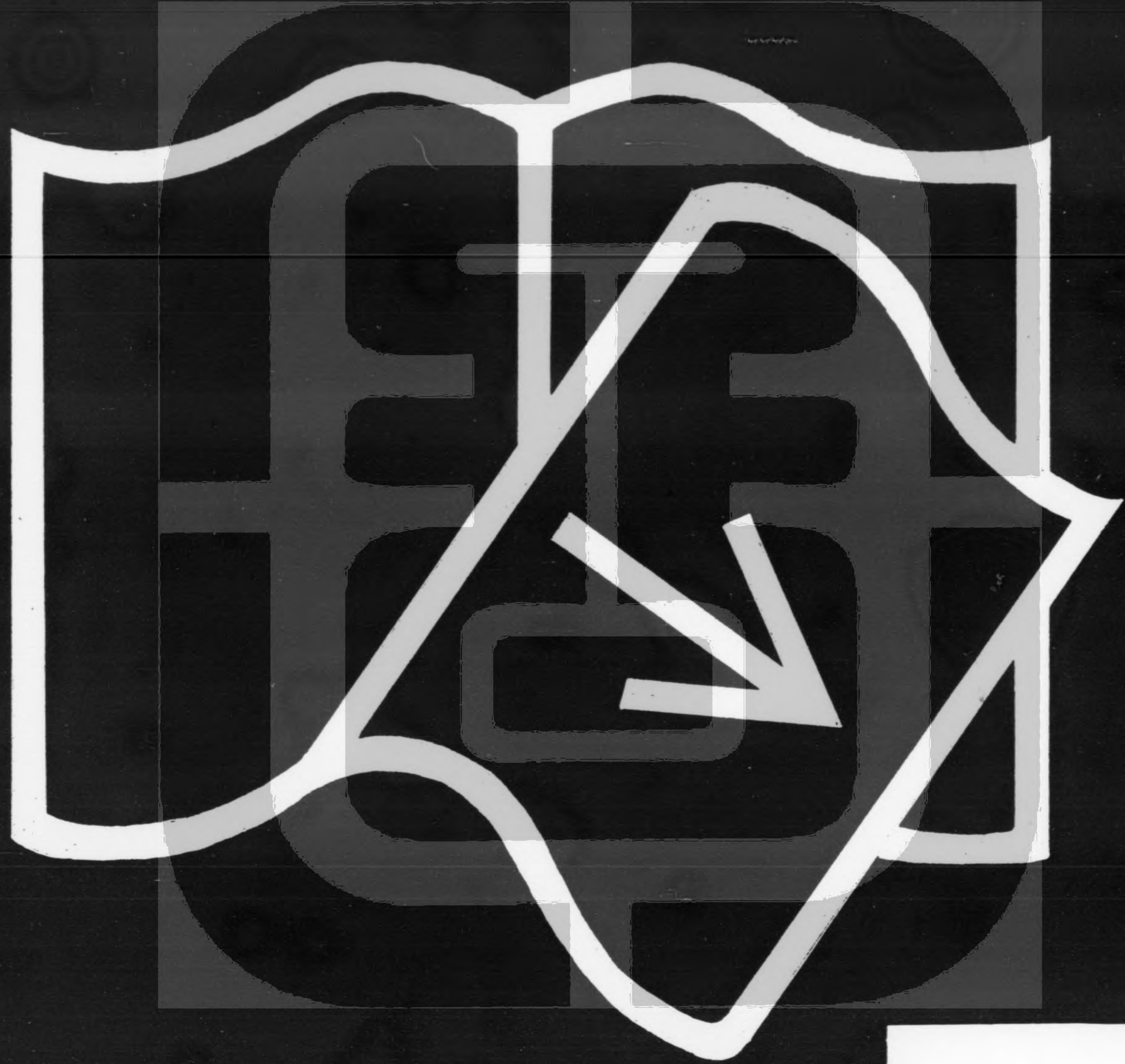
左丞而又賜之手札至有萬衆動色具臣醜顏之語
嗚呼天地之間理義之實孰有大於君臣之際者而
公於是乃能竭其股肱之力以有成功是其所立豈
獨以其文而已哉然公功成不居退而老於江海之
上杜門終日絕口不道前事雖所以告其子弟者亦
常歛然退託如有不足之意是以世之君子鮮或知
之其所可考而必信者獨賴聖謨神翰炳若日星是
以天下之公論至於久而後定耳以是觀之則世之
獨以文字知公者豈非淺哉頃年公孫故建康通守
誼嘗以公之遺文屬熹爲序熹以不文謹謝不敢今

年通守之第齊安史君訖又以爲請且曰訖之請非
 有他獨願得一言以發明公之大節使後世之知公
 者不獨以其文而已耳熹於是乃敢拜受其書而三
 復焉因竊論其所感者如此以附篇後蓋公嘗受學
 於其世父右史樂靜先生而樂靜之學又得之高郵
 孫中丞眉山蘇承旨其丁寧付受之意今略見公所
 撰樂靜文集後語中有本者固如是也紹熙元年冬
 十有一月某日具位朱熹序

林貫之字序

莆田林井伯之子小字轉翁間以謂予請有以易之

余曰日月山川隱疾之外何適而非名唯毋曰翁者
 以去自尊之嫌斯可已乃請井伯姑仍上字而字以
 貫之且告之曰車之所以轉者輪也輪之所以轉者
 牙之園也牙之所以轉者輻之直而留於轂也轂之
 所以轉者內空以貫乎軸而外能使輻以指牙也然
 自轂之外雖能轉物而未免自轉於物唯軸則承軫
 載物以貫夫轂而未嘗有所動焉是以不轉於物而
 物之可轉者皆唯我之所轉而莫能遠也嗚呼人之
 爲學至於有以自立其心而不爲物之所轉則其日
 用之間所以貫夫事物之中者豈富貴所能淫貧賤



原件短缺

P.40

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井伯家傳奧學所以教其子者固宜熟於此矣。貫之其必以余言爲不謬云。

黃子厚詩序

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於屏山劉氏之齋。館俱事病翁先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爲文略相上下。猶或有時從余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後三四年余猶故也。而子厚一旦忽踴躍驟進。若不可以尋尺計出語落筆輒驚坐人。余固歎其超然不可追逐。而流輩中亦鮮有能及之者。自爾二十餘年。子厚之詩文日益工。琴書日益妙。而余日益昏惰。乃不能及常人。亦且

恍惚微妙。又不止予昔日之所知也。爲之執卷流涕而識其後如此。子厚名銖。姓黃氏。世家建之甌寧中。徙潁昌。且再世。毋孫讀書能文。昆弟皆有異材。而子厚所立卓然。充足以自表見。顧乃不遇而阨窮以死。是可悲也。許生嘗學詩於子厚。得其戶牖。收拾遺文其多。乃至於此。拳拳綴緝。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又可嘉也已。

楚詞集註序

右楚詞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

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入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恠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技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

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註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

理使原之所為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
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
据舊編粗加彙括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
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
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
易與俗人言哉

桂林生員項懋

管惟乾校正

朱子大全私抄卷之七終

朱子大全私抄卷之八

臨海後學王宗沐次

記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
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
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
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
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

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群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
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
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
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
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
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
世所能及也淳熙九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壁旣新
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
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爲士者旣少幸而有之
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

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
堂序室則旣脩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
願有謁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喜竊惟國家教學之
意不爲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
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
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與因爲
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爲
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
其德成行脩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
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

之未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爲重輕乎嗚呼
瓊士勉旃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
已具刻於池亭之石因不復書而是役之面執功程
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畧不論著云

漳州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某年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壞蓋
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迫代去不克就
溫陵曾君秘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爲屋若
千楹殿堂門廡師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

某日旣率其諸生以奠菜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
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巖爲縣斗辟介於兩越之
間俗故窮陋其爲士者雖或負聰明樸茂之姿而莫
有開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爲縣以來今數百年
未聞有以道義功業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
爲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此乃
能深以興學化民爲已任其志旣美矣而曾君又嘗
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
此邑之士其庶幾乎乃爲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
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

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誦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為耳夫徇目前區區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况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已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取友誦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

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闕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嗚呼是說也曾君蓋亦嘗為二三子言之乎二三子其益以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敦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其亦由是而勉旃哉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秦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

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
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
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
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
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
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
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
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
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
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

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
開創汛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
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
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
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
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
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
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
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
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日取三

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於善者盖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樞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予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於熹者因不獲辭而輒焉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它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徃徃散去以是殿堂傾圯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

以爲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
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
曰聖曆曰暨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
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
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
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既而學之群士十餘人相與
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
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
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
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

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
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
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
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第
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
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
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
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爲
士者猶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
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

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况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毆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為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况其荒墜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為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

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龠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

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為小官即切切然以天下事為己憂宣和初一日大水倅至幾冒都城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為言者公時適為左史以為此夷狄兵戎之象也

不可以不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謫去數歲乃得召還則虜騎已入塞而長驅向闕矣公復慨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言未及發而大計已決虜圍既迫群小方謀挾至尊犯不測為幸免計公又獨扣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退虜兵然自是以來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帝受命中興疇咨人望首召公為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回所以脩政事攘夷狄者本末甚備蓋方誅僭逆以正人心而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遂將益據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

守中原必還兩宮之勢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還矣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永嘉徐君元德命教此邦謂公之忠義籌略海內有志之士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無有能道其萬一而興起焉者於是闢講堂之東肖公之象而立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受侑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

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徃徃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
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
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
間竄斥屢瀕九死以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
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
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則亦孰能及之哉
故熹喜聞其事而樂推其說以告郡之學者雖病且
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發憤猶復誤有平日之壯心也

漳州學東溪先生高公祠記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
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
清或以爲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
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爲此論
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道
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
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
二子之功誠不爲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已臨
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彥先靖康間遊太學

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留種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爲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据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繇而遂投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滾滾無非忠臣孝子之言捨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魄動神竦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

嗚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爲賢者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於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沒之後二十餘年延平田君澹爲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祠之以風厲其學者間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爲記屬予病未及爲而田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予惟高公孤高之節既如彼而諸賢崇立之志又如此則予

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疾病為解強起書之辭不逮意
林侯試為刻之陷置祠壁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
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
哉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應城縣學上蔡謝公先生之祠今縣令建安劉炳之
所為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
之門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
篇成誦夫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
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弃其所學而學焉

然其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程課
夫子蓋常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
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
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
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
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
徙州縣沉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
中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
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
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

同特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閑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暴尤劇莽爲丘墟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跡僅得題詠留刻數十字而已爲之慨然永歎以爲先生之遺烈不建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即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衰病零落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劉君之請乃適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學者云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齊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鄉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勲業皆已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爲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

文詞平淡又不足以誇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
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
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
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
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
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
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春陵周公淳頤而
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
旣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
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

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
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
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
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
時之事業詞章議論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
長短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
目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譏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
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
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祠
於學宮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

不以世俗之趣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詵
字誠之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
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
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
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
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
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

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
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
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
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鬪靡
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
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
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
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
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
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

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旣新其學之大門而因建閣於其上積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寘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飫而開發焉其役始於紹熙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萬而取諸廩士之贏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卿詹侯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旣成

因子之友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盖有志於爲已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爲極摯之歸也因爲之記其本末而并推近世所以爲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爲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翰林魯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高科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世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礮石刻之寘諸郡學講堂之上以俟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鄧君約禮以書來曰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顧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

乃或不能刮磨奮勵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爲此非敢以爲誇乃欲以爲鑒邦人士子咸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顛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予三復其書而爲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及身以自求而得其有貴於已者則又未足以議其教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

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如何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已者矣盍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于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况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其又何足道哉顧予不足以當其屬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于二君子幸與父兄子弟評之以爲如何也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福州之學在東南爲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邛常君濬孫始至旣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數學之意又爲之飾厨饌葺齋館以寧其居

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爲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閃閃焉唯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爲之益置書史合舊爲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爲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脩身事親齊家及

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

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爲教旣開之
以古人數學之意而後爲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
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
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
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
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
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
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
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
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二三

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
成於七月之戊戌材甃傭食之費爲錢四百萬有奇
則常君旣率其屬輸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
使者趙侯像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於旁郡之
守趙侯伯瓚十二邑之長陳君玘等亦以其力來助
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
游之祠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
爲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

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爲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於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賸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宮講堂之東偏作爲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

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爲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此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知爲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

有不足爲者至是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吳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爲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

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耻而嗜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盼位次又改稱吳公云

存齋記

予吏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遊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爲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請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爲築環堵之室於敝

廬之左將歸翳蓬藿而居焉惟夫子爲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其內而世之所屑一毫不以介於其間嘗竊以爲生之學盖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爲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旣自知之予又奚以語吾子抑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爲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礪也予不獲讓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

牧齋記

余爲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

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
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
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
而業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嘗間而思之夫挾其饑寒
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行李道
路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
之精微索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涵
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涵
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錯諸其躬也如
此則凡所爲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
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
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
於當世有甚於予矣而有以自得於已者如此必其
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
學者爲已其然也豈以饑寒者動其志豈以挾策讀
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
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爲記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
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

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不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營丘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閑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幾會者是其志與其才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

據而已也嘗容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

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即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况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

克齋記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旣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

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
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
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
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
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
理純則其曾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
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
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
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爲德所以一
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

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然自聖賢
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
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
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
之子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爲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
爲消長故克已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已之外別有
復禮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
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
言爲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
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

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爲哉
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
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
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

味道堂記

武陽何君鎬叔京一日以書來謂熹曰吾先君子辰
陽府君少事東平馬公先生受中庸之說服習踐行
終身不懈間嘗榜其燕居之堂曰味道蓋亦取夫中
庸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云也今不肖孤旣無
以嗣聞斯道惟是朝夕糞除處居恪處不敢忘先人

之志子其爲我記之以告于後之人而鎬也亦得出
入覽觀焉庶乎其有以自勵也熹惟何公實先君子
太史公同年進士熹不及拜其牀下獨幸得從叔京
遊而兄事之因得聞其學行之懿顧雖不德不文不
足以稱述傳信然慕仰之深願得託名於其室壁之
間以爲幸因不敢以不能對謹按公諱某字太和始
爲少吏南方會馬公以御史宣慰諸道一見賢之奏
取爲屬因授以所聞於程夫子之門者且悉以平生
出處大節告之詳焉旣馬公以言事謫死公歸守其
學終身不少變其端已接物發言造事蓋無食息之

頃而不惟中庸是依也鄉人愛敬至以中庸何公目之於他經亦無所不學而尤盡心于易作集傳若干卷其忠純篤厚之姿廉靜直方之操得于天而成于學充于內而不暴于外世之君子莫能知也晚以馬公移書僞楚斥使避位之節列上史官宰相惡其分已功逮繫詔獄削籍投荒而終不自悔以歿其身此其於道真可謂飲食而知其味矣惟其知之深是以守之固而行之樂行之樂是以益味其腴而弗能去也然公之所謂道者又豈若世之俗儒習見老佛虛無寂滅之說而遂指以爲道也哉考之公之中庸亦

曰五品之民彛而已熹愚不肖誠不足以窺大人君子所存之萬一然竊意其名堂之意有在於是也是以敢備書之以承叔京之命後之君子得以考焉抑叔京之清夷恬曠不累世紛旣聞道于家庭又取友於四方以益求其所未至其銜訓嗣事而居此堂也可無愧矣今又欲由是益自勵焉是其進之銳而至之遠其可量哉其可量哉此於法當得附書因并識於此云

盡心堂記

予友范伯崇始仕爲廬陵屬邑主簿不小其官遇事

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籍其才奏取以代錄事之病不能事者廬陵民素囂訟治獄者常患不能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廉勤以捷于下懇惻以伸於上於是小寃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官以無事則以暇日葺其問事之堂而取君子盡心之云者榜之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爲方丈之室以會友講學焉一日書來曰願有以記此堂而名其室以幸教我且使來者與有聞焉予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爲漢博士官所出然其所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戒密其或

者古之遺言也與今伯崇既躬行之而又以名其堂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爲未足又取大易電雷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金矢黃金艱貞貞厲之戒揭於坐右而以蚤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其情而遽喜者哉然猶懼夫學之未至而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纖微之間有所未察則雖欲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不知所以權之故又爲退食燕居之所於其後以便講學此則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言近是而夫子惡

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因請命其室曰讀書之室而悉記其本末如此以遺之伯崇家傳正學於道有聞而其小試之効又以孚於上下如此此其所以讀書者必有以異乎人之讀之矣伯崇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汎然若無所主予雖知之深亦未嘗不喜其溫厚之有餘而憂其強毅之不足也今一行作吏其所以自樹立者乃如此而世之聰明才智之士計其當官之効宜可以遠過于伯崇者或乃反不能及予於此又竊獨有感焉因并書之以風曉當世且以厲來者於無窮伯崇名念德

建安人與予有世舊且有連又相好也

南劔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脩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懿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巖塵而挹清曠於處士肄業爲宜中徙縣北源上後又毀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說爲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內因短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懿始至而病焉顧以數學之初未遑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旣使夫門堂齋序庫庖廡無一不得其正而

又度作重屋于堂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唯殿爲
因其舊然亦繚以重欄嚴其陛楯而凡像設之不稽
于古者則使視諸大學而取正焉靡金錢蓋四十萬
用人力三萬工不資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
者吾子亦樂聞之儻辱記焉以幸教其學者於無窮
是則懿之幸也熹惟石君之爲是役也則固已可書
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
爲已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
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爲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
熹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

辭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
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
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
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
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
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
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
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
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
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

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爲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于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於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摹宏遠蓋已超軼漢唐而媿媿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祇承德意若稽治古使學校之所以爲教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石君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

脩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爲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屑焉是則石君所以敷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之功爲何如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宮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以養於外而齊其內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敷教作人之功於是爲備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爲心焉則聖人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 十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闔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

嘗取古人佩韋之義榜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榜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於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月

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
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
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
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
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脩服行是以顛沛今
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
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
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
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
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

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
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
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理之端旣而觀
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
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
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
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以
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
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
詔云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

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處知縣事治

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
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處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
而誦習焉熹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
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
語感嘆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熹盍記其事且
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
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
哉熹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
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熹無所辱命顧父兄子弟之
言又熹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

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
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以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
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云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
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
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
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
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
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

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
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
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
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謁於予曰願得吾子
之言以書于壁庶乎其有以目在之而不忘也予不
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
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
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
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
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

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顧欲雜
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於外而益眩於內今也
旣掃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
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舊學庶乎真積力久
而於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
焉然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
也予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
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黨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
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予之賜於僕則已厚
矣且將名諸心移諸

豈敢有所愛於子之

扣子聞之古

學惟又

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
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
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
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
願書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
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

桂林生員項懋

管惟乾校正

卷之八終

